

世界中篇名著金库

潮 骚

[日]三岛由纪夫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世界中篇名著全库

潮 骚

[日本] 三岛由纪夫 著

李德纯 等译

主 编：杨 武 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川)新登字 007 号

责任编辑:蒋晓云 李亚南

封面设计:邹小工 喻声虹

版面设计:李 军

书 名 潮 骚

定价 22.80 元

作 者 三岛由纪夫等

ISBN7-5411-1611-4/I·1446

译 者 李德纯等

1996 年 8 月 第一版

1996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 850×1168mm 1/32

印数 1—10000 册

印张 17.25 插页

字数 388 千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盐道街 3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中江县印刷厂印刷

前 言

杨武能



在世界文学之林中，有一种历史悠久、成果丰硕，因而也倍受作家和读者青睐的体裁或者说样式，它的拉丁文以及意大利文名称叫 Novella。Novella 这个词原来的意思是“新鲜事”、“新闻”或者“奇闻异事”。到了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时期，它被用作文学学术语，特指一些结构比较严谨，篇幅不十分长，而且是以一个完整的事件为中心内容的散文体或诗体的叙事作品，如像卜伽丘的《十日谈》里的那些故事。也可以说，这种体裁实际上就发源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时代，卜伽丘可以称作它的创始者，《十日谈》乃是它发展初期最成功和最有影响的代表。继卜伽丘之后，英国的乔叟和西班牙的塞万提斯也写过类似的作品。可以断言，这种体裁是随着资产阶级在欧洲的兴起而兴起，发展而发展。具体地说，孕育在市民阶级富丽堂皇的客厅里，产生于他们轻松愉快的聚会中。也就难怪像《十日谈》里的故事，即使出自一些躲避瘟疫的男女之口，仍然是那样地充满了欢乐和生气。

在法、德等国，一样地随之出现了同类的作品。拿德国来说，市民阶级的出现和发展较晚，是到了 18 世纪的后半叶才开始产生卜伽丘式的 Novella，而在德语里的名称也变成了 Nov-

elle。之所以着重提到德国，是因在德语文学中这种样式特别受到重视，其创作实绩和理论建构都可以讲后来居上。从歌德开始以至于20世纪，一代一代的作家都热衷于 Novelle 的写作，名家名篇层出不穷，而且逐渐打破了一群人轮流讲故事的老套子，风格品种多彩多姿。德国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和以擅长写 Novelle 而享誉世界的保尔·海泽，他与人合作选编出版的《德语 Novelle 宝库》(1871—1876)和《新编德语 Novelle 宝库》(1884—1888)两套选集，就共有48卷之多。至于理论建构，在德国甚至有了被称为 Novellistik 这个的专门研究领域或学科；而在同样出了不少创作 Novelle 的大家的法国、俄国和英、美等国，却没有如此的盛况。正因此，下文在谈到 Novelle 这种样式的特性时，便没少征引德国作家们的论述。

在我们中国，西方的 Novelle 这种样式，是在“五四”前后随着外国文学的大量翻译、“拿来”而传入。至于是何时何人，首先将其术语 Novelle 译成为“中篇小说”，则不可考。而且，严格说来，“中篇小说”这个译法尚欠准确。因为即以篇幅长短而论，西方文学中的这类作品也不完全是我们习惯意义上的“中篇”，因为它们虽说多数在三五万字之间，但短可以仅仅万把字甚至几千字，长可以达到十几万甚至二十万字。反之，有些仅从篇幅来看真是“中篇”的作品，最典型的如已被多种“中篇选”收入的《少年维特的烦恼》，实际上绝非 Novelle，而是 Roman（长篇小说）。因此，今天我们仍把 Novelle 这种样式称作中篇小说，应该说有“入乡随俗”的意味，只是差强人意而已。因此，“金库”在考虑收入作品时，也注意了适应我们已习惯的“中篇”的规格要求。

二

然而，中篇小说 *Novelle* 这种体裁样式，除去它篇幅的要求，还有一系列其它思想、艺术方面的特征和特点。所有这些特征、特点，说到底，恐怕都与它们最初产生于市民阶级的客厅里或者聚会中有关，都或多或少地受了这些环境条件的影响：在内容方面，它们反映市民阶级的兴趣爱好，思想情感，理想追求；在形式方面，它们篇幅比较适中，在其发展的早期以至中后期，往往都以一个人或一些人轮流讲故事的形式出现，于故事本身之外或隐或现地可以看见一个讲故事的人，情节往往比较单一，而且大多引人入胜，整个来说十分注意对于娱悦效果，以满足富裕的市民消闲娱乐的需要。

就效果和作用而言，中篇小说 *Novelle* 显然有别于文学史上通常更早产生的诗歌和戏剧：诗歌（不包括接近诗体小说的史诗和叙事诗）主要作用在抒发情感；戏剧除了早期用于宗教祭礼和节庆，则富于社会教化功能。可另一方面讲到艺术特点，中篇小说 *Novelle* 又与戏剧有不少共通之处，那就是一样地十分讲究故事情节的铺陈，讲究矛盾冲突的提出、展开以至于激化，直到出现一个扣人心弦的高潮和转折点，然后再慢慢进入矛盾缓和、解决的尾声和结局。

正因为这些共通之处，在歌德和浪漫派的理论家们纷纷强调 *Novelle* 内容的“闻所未闻”、“令人惊奇”也即传奇性之后，德国 19 世纪杰出的中篇小说作家施笃姆便进一步指出：“成功的 *Novelle* 乃是戏剧的散文姊妹，是最严格的文学样式。它也像戏剧一样反映人生最深刻的问题，也必须以一个矛盾冲突为中

心，围绕着这个中心去组织全篇，因此就要求形式极为完整严谨，剔除一切非本质的东西。”确实如施笃姆所言，在世界文学史上，除去一些个现代派或受现代派影响的作品已发生了变异，成功的中篇小说的名篇佳作无不富有明显而强烈的戏剧性。

从《十日谈》开始，西方的中篇小说在谋篇布局上似乎还有一个常见的特征，就是喜欢和善于使用所谓的“框形结构”。那些躲避瘟疫的男女们的聚会，事实上便构成一个框子，里边包容着一则则的生动有趣的故事。自此以后的几百年间，框形结构在中篇小说中可谓变化多端，在一些擅长使用它的大家手里有着无穷的妙用。简单地讲，这种手法颇能适应前面提到的 *Novelle* 那些特点，同时既可交代故事发生的时代、社会背景，也能给讲故事的人提供抒发己见的机会，从而使框子里的主要故事变得客观、完整、单纯和轮廓清晰，还可以描写环境，渲染气氛，使故事的传奇色彩和戏剧性变得更加鲜明、突出。*Novelle* 的框形结构的种种作用，在不同的作品里分别代替了戏剧舞台上的序幕、尾声、幕间的过度表演乃至旁白和插科打诨等等。

论及中篇小说 *Novelle* 的艺术特色，还不能不提一提保尔·海泽的所谓“猎鹰理论”。在 1871 年出版的《德语 *Novelle* 宝库》第一卷的序言中，他对这一理论作了系统深入的阐述。“猎鹰”一词典出《十日谈》第五日第九个故事之前的引言：

费得里哥为一位太太耗尽了家财，总不能获得她的欢心，从此只得守贫度日。后来那位太太去看他，他把自己最心爱的一只鹰宰了款待她，她大为感动，就嫁给了他，并且给他带来丰厚的陪嫁。

从这段引语，海泽悟出了 *Novelle* 的一个重要的和基本的特征，

就是每个故事在发展到高潮的时候，矛盾激化到看似无法解决的时候，都应该有一个出人意料的、戏剧性的转折；而引出这转折的，最好是一件具象的、独特的、富有象征意义的物体——海泽称之为 Dingsymbol（“象征物”）——，例如那只对于费得里哥来说十分珍贵的猎鹰。海泽因此认为，每一个中篇小说 Novelle 的作者应该经常问“我的‘鹰’在哪里？那使我的故事区别于其它成千上万篇故事的独特在哪里？”海泽的这一理论，事实上又从另一个方面点出了 Novelle 与戏剧的亲密关系。那所谓“象征物”或“物的象征”，不就是在戏剧或现代的影视艺术中常常反复出现、大写特写并最终引起剧情突变的某一特别的道具么？

关于中篇小说 Novelle 的思想艺术特征，不可能在一篇短序里完全说清楚。因为这种文学样式在欧美国家历史悠久，19 世纪以后又传到了东方，在各个时代、各个民族、各种流派乃至不同作家个人之间，思想和风格方面都必然存在许许多多明显的差异，绝难一概而论。上述笔者所归纳的，应该说是中篇小说 Novelle 比较偏于传统的实践和理论，有着很大的局限性。不过好在只是抛砖引玉；从“金库”选收的丰富多彩的作品本身，广大读者和文学界的作家、理论家当可见仁见智，有更多珍贵的发现，得出更精辟的结论。

三

关于 Novelle 这种样式在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历史，同样没法在此一一细说。总而言之，它在欧美整个比较发达，虽说在不同的国家也有产生先后和发达程度的差异；而有的地方，

如在英美文学中，甚至根本不存在 *Novelle* 这个明确的概念和有关理论——英语里的同根词 *Novel* 也指长篇小说——，但尽管如此，仍然产生这一些富有世界影响的作家和作品。东方的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全盘西化，引进这种文学样式也比较早，同样出现了相当数量的名家、杰作。“金库”前十卷已尽量选收了这些国家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读者简况附于每一卷后的总目录便可知道，这儿不再重复罗列。

可是十卷的篇幅实在有限。请想一想，单单德语的 *Novelle* “宝库”，海泽在上个世纪末便出了 48 卷之多！因此，“金库”前十卷只包容了世界 *Novelle* 杰作、精品的很少一部分，真是遗漏多多，令编者、读者深感遗憾。好在四川文艺出版社和笔者都有决心使“金库”继续丰富扩大，以期名副其实，因此第二个十卷的稿子已在征集之中。它们将补前十卷之不足，选收因本人粗心大意而被忽视了的，因一时未能征集到满意的译文而暂付阙如的，因已一选再选而被有意识保留到了以后的大家、名家，诸如意大利的卜伽丘，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德国的歌德、蒂克、托马斯·曼，法国的莫泊桑、左拉、萨特，奥地利的卡夫卡，英国的霍桑、劳伦斯，美国的艾伦·坡、海明威，印度的泰戈尔，哥伦比亚的马尔克斯，等等等等。

笔者一再使用“征集”这个词，意在说明选编“金库”的特殊工作方法。那就是没有满足于在自己一个人能够掌握的资料范围内挑挑拣拣、将就拼凑，像时下某些出版社自己或请人“编”的重复很多的选本那样；而是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向译家们征集，请研究世界各主要文学的专家们自荐其最满意的译品，从而避免了“金库”工程为一己的孤陋寡闻所误。当然，尽管如此，由于上面已提到的诸多原因，已取得的结果还远远不能令人满意。

采取“征集”的办法，还自然地解决了一个在当前来说十

分重要的问题，就是“金库”所收译作全都取得了译家本人或译家继承人的授权。

还须一提的是，“金库”各卷的顺序基本上与时代的先后相吻合，而每一卷又做到了作家乃至国家不出现重复，以求广采博取、富有变化的同时，又有哪怕那么一点点儿系统性和条理性，使每一次推出的十卷大致能成为名副其实的一辑、一套。这样不仅便于收藏，而且能使认真的读者自然而然地获得一些个文学史的知识或者说至少是印象。在每一篇作品前附了译者们撰写的小序，可以作为阅读理解的引导和参考，但也仅此而已；它们同样没法道尽一篇篇杰作丰富的思想内涵和艺术审美的方方面面，读者完全没理由受其拘束。

参加“金库”工程的译者有几十位之多，而且几乎都是在我国读书界和文学界享有一定声誉的名家。为了支持“金库”工程，他们或贡献出了精彩的新译，或认真地重订了过去已受到欢迎的译品，或推荐选题帮助组稿。对于他们，其中尤其是对北京的吕同六、蒋承俊，上海的郑克鲁、韩世钟，安徽的力冈，杭州的朱炯强等等，笔者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并希望在今后继续得到他们的指教、支持和帮助。

为了高质量地实施和完成“金库”的第一期工程，四川文艺出版社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当这装帧高雅、印制精美的头十卷摆在读者、译者和主编者面前时，他们的眼光和魄力，其中尤其是自始至终参与了策划、审稿、设计等具体工作的王森和蒋晓云等同志的辛劳，无疑应受到我们的感激和赞许。

对于指出我们工作的缺点、谬误，帮助提高“金库”以后的工程质量的读者和文学界的同行、专家，也在此预先表示真诚的感谢。

目 录

- (苏俄) 拉普列耶夫
第四十一 曹靖华 译 (1)
- (日本) 三岛由纪夫
潮骚 李德纯 译 (63)
- (匈牙利) 米克沙特
聋铁匠柏拉柯夫斯基
..... 张春风 冯植生译 (176)
- (法国) 雷蒙·让
一个沉思默想的女人
..... 郭家申 庄慧君 译 (272)
- (德国) 海泽
安德雷亚·德尔兹 杨武能 译 (362)
- (美国) 杰克·伦敦
蛮荒的召唤 孙法理 译 (447)

第四十一

(前苏联) 拉夫列耶夫著

曹靖华 译

鲍·安·拉夫列耶夫(1891—1959)是前苏联文坛上有影响的作家,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一九五一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十月革命后参加红军,一九一九年负伤复员,致力于文学创作。他写过不少以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为题材的小说和剧本,着重表现来自社会底层的普通人,在残酷革命斗争中的成长过程,作品充满浪漫色彩。他最有影响的作品是剧本《决裂》(1928)。写“阿芙乐尔”巡洋舰在十月革命前夜起义的情景。此剧不仅在苏联舞台上数十年盛演不衰,苏联十月革命四十周年时,还曾在我国上海、西安、长春等地上演。他的另两个剧本《为海上的人们祝福!》(1945)与《美国之音》(1950)曾获斯大林奖金。

《第四十一》是作者于一九二四年出版的一个中篇。我翻译这部小说,则是在北伐战争失败,我到了莫斯科以后。译本在我国出版后,据我所知,抗日战争时期,在太行山敌后革命根据地,用蜡版油印的形式,印在红绿包装纸上的除政治理论的小册子外,革命的文学作品中就包括《第四十一》。当时从包围圈中出来的同志,曾把这类油印本送了我几种,并对我说:“敌后的战士们,把枪、书和自己的生命,结成三位一体,遇到生

死关头，随身携带的一切，都可以抛弃，唯独枪和书，在生死关头，或则冲出重围，或则与自己的生命同归于尽。”

在解放前的国统区，进步文学备受摧残，五花八门宣扬醉生梦死、颓废堕落的文学泛滥成灾，毒害青年，在那样的年月里，《第四十一》指出，即使恋爱，也要服从革命利益，服从革命需要，服从伟大的革命斗争。我想，也许正因为此，这部作品才在敌后革命根据地，以上述那种特殊的方式流传吧。而仅就这一点，这部作品在三四十年代的我国，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也该是历史事实。当然，长期以来，在我国，这是一部有争议的作品，至于该如何看待，还是由亲爱的读者评断吧。

第 一 章

作者必须写的开场白。

哥萨克闪闪发光的马刀的包围圈，清晨的时候，突然被机枪的猛烈火力在北部冲破了，红色政委叶甫秀科夫拼最后的努力，从缺口里冲出来。

从死的重围中冲到这天鹅绒般的盆地里的共有：红色政委叶甫秀科夫、二十三名战士和玛柳特卡^①。

一百一十九名战士和几乎全部骆驼都直挺挺地长眠在那弯弯曲曲的梭梭树^②和怪柳的红枝条间冰冷的荒滩上了。

向哥萨克上尉布雷格报告说残敌突围的时候，他用兽蹄般的手掌，卷着自己毛茸茸的胡子，打着哈欠，张着铁烟灰缸似

① 玛柳特卡是玛丽亚的小名。

② 梭梭树是亚洲沙漠和半沙漠地带的无叶树。

的大嘴，懒洋洋地说：

“尽他们去！别再费我们的马去追了。他们会死在沙漠里的。走吧！”

可是红色的叶甫秀科夫同二十三名战士和玛柳特卡，却像草原上恼怒的野兔，轻巧机灵，向那无边无际的沙漠里跑去了。

读者一定忍不住要知道，为什么叶甫秀科夫是“红色的”呢？待我依次叙来。

当高尔察克^①像用塞子塞瓶子似的，举兵将奥伦堡的交通线堵塞起来，把机车扔到岔道上让它生锈，从那以后，土尔克斯坦共和国染皮子的黑颜料就没有了，

从此就出现了骚动混乱的、皮革的时代。

人们都从舒适的安乐窝里被抛到严寒酷热、日晒雨淋和嗡嗡的枪弹声里，遮蔽人体的衣服就需要格外结实些。

因此人们就穿起皮短衣来。

皮衣到处都是染成黑色的，就象穿皮衣的人一样，发着严峻、刚毅的青铜的光泽。

可是土尔克斯坦没有这种颜料了。

革命司令部就把当地居民存的费尔干纳的乌兹别克人染轻纱披巾和干嘴唇的土库曼女人染帖金^②地毯用的德国苯胺粉征收了。

于是就用这种颜料染新羊皮，土尔克斯坦的红军穿起这种皮衣，就闪着彩虹一般——赤、橙、黄、绿、青、蓝、紫的光泽。

麻脸的仓库管理员凭司令部的条子，碰巧发给叶甫秀科夫一身鲜红的皮衣裤。

① 高尔察克是内战时白党首领之一。

② 帖金是土库曼族之一，所织地毯最有名。

叶甫秀科夫的面孔自幼也是红的，满脸都是红雀斑，头上是一头柔软的鸭绒似的头发。

如果再加上叶甫秀科夫短粗的小身个，那整个卵形的身个，穿着这身红皮短衣和红皮裤，真活像复活节染的红鸡蛋。

叶甫秀科夫背上十字交叉地背着武装带，作“X”字母形，使人觉得如果他转过身来，他前面应当有一个字母“B”。

Христос Воскресе!①

当然不会有这种事。叶甫秀科夫是不信复活节和耶稣的。

他相信的是苏维埃，是第三国际，是肃反委员会和大骨节的、有力的手指中握着的沉甸甸的、钢蓝色的手枪。

同叶甫秀科夫一起从马刀围成的死亡的重围中冲出来，向北方逃去的二十三名红军士兵，同一般的红军士兵一样，都是些很平常的人。

玛柳特卡在他们中间是特殊的。

玛柳特卡是阿斯特拉罕附近，伏尔加河口三角洲上，一个芦苇丛生的渔村里渔家的孤女。

从七岁起，她就穿着硬邦邦的油布裤子，坐在油乎乎的剖鱼的木凳上，用刀剖了十二年银白光滑的青鱼肚子。

城乡招募志愿赤卫队时，玛柳特卡突然把刀往木凳上一插，穿着硬邦邦的裤子，到赤卫队里报名去了。

起初人家把她赶走了。后来看她天天去纠缠，大家都笑她，根据人人平等的原则，接受她为赤卫队队员，但是要她签字保证，不得照妇女那样生活，在劳动者彻底战胜资本家之前，不得生儿育女。

玛柳特卡身材纤细，细得像岸上的芦苇一样，棕色的头发，

① 俄语：意为“耶稣复活”。俄国旧俗，复活节时信教者家家都染些红蛋。蛋的一面写字母“X”，一面写字母“B”，即 Христос Воскресе 之缩写。

花环似地盘在头上，戴着帖金式的褐色毛皮帽，一对淘气的扁桃形的眼睛，闪着猫眼一般的黄色光芒。

玛柳特卡生平最爱幻想。她爱幻想，并且还爱用铅笔头在随便的一块纸片上，写些字体歪歪扭扭的诗句。

这是全队的人都晓得的。每逢部队到了有报纸的城里，玛柳特卡就到办公室里要张纸来。

她用舌头舐着激动得发干的嘴唇，细心誊写诗句，每首诗前都有标题，下边署着：玛丽亚·巴索娃作。

什么诗都有。有写革命的，有写斗争的，写领袖的。其中包括写列宁的。

列宁是我们无产阶级的英雄，
我们在广场上立起您的塑像。
是您推翻了沙皇的宫殿，
建立起劳动者的新政权。

她把诗送到编辑部去。编辑部里都瞪着眼睛，望着这位穿皮衣、带马枪的纤细的姑娘，惊奇地接过诗来，答应看一看再说。

玛柳特卡平心静气地把大家打量了一眼就走了。

编辑部的秘书深感兴趣，仔细读起诗来。他耸起双肩，开始发颤，忍不住笑得嘴也咧开了。记者们都聚拢来，秘书笑得上气不接下气地读着诗。

记者们都坐在窗台上笑得前仰后合：那时编辑部里还没有家具呢。

第二天早上，玛柳特卡又来了。她目不转睛地牢牢盯着秘书抽动的面孔，收起诗稿，拉着长腔说：

“那么，不能发表吗？不成熟吗？这些都像我用斧子从心里砍出来的，可是总砍不好。唔，再下点功夫吧，没法子！遭鱼瘟的，为什么这玩艺这么难？唔？”

她把土库曼毛皮帽往前额上一扣，耸耸肩就走了。

玛柳特卡写诗是失败了，可是她的枪法却非常准。她是叶甫秀科夫队里的一名神枪手，作战的时候，总时刻不离红色政委的左右。

叶甫秀科夫用手指着说：

“玛柳特卡！瞧！白党军官！”

玛柳特卡眯起眼睛，舐着嘴唇，从容地端起枪。她向来是弹不虚发的。

她放下枪，每次都说：

“第三十九个，遭鱼瘟的。第四十个，遭鱼瘟的。”

“遭鱼瘟的”——这是玛柳特卡最爱说的一句口头禅。

她不爱骂人的话。有时人家当她的面骂人，她总是皱着眉头，默不作声，满脸通红。

玛柳特卡严格恪守向司令部作的保证。队里的人，谁也不敢夸口说他博得了她的欢心。

队里有位新来的匈牙利人顾恰，几天来都用痴情的眼睛死死地盯着她，一天夜里，他闯到她跟前。结果很糟。玛柳特卡拿起手枪柄，狠狠地揍了他两下，打掉了他三颗牙齿，鬓角也被打破了，他连爬带滚地跑开了。

红军士兵们都亲热地拿玛柳特卡开玩笑，可是在作战的时候都爱护她，比爱护自己还厉害。

在他们结实、鲜艳的皮衣里，在他们的心灵深处，激荡着无端的柔情，思念着撇在家里的热情、温柔的妻子。

二十三名士兵、红色的叶甫秀科夫和玛柳特卡，就这样在